

FridayNight 妖婆鬥陣：左翼酷兒性工作

從 1997 年台北公娼抗爭以來，娼妓一詞已經經歷了諸多概念和情感上的變化，不再是全面隔離在主流社會生活以外的偏差活動，而成為社運眼界裡合作並肩的抗爭夥伴，妓權團體更證明自己是台灣社運史上寫下許多可歌可泣歷史的強悍主體。隨著台灣社會變化，雖然妓權性權團體一再努力，性工作的相關法律規範卻毫不鬆懈，目前甚至已從「罰娼不罰嫖」演變為「娼嫖皆罰」的實際狀態。為了突破這個嚴密反性的佈局，我們邀請美國的前性工作者／同志運動組織者／女性主義者（暱稱虎妖婆）Amber Hollibaugh 來台擺下龍門陣，邀請台港參與左翼酷兒性工作的台客妖婆麗君、雜種妖婆以良子、人妖婆 Leo/Jacqueline 同台對談，透過三段主題不一的對話，揭示左翼酷兒性工作的鬥志精神，也以最直接的話語向忌性禁色撲殺性工作的體制和意識形態叫陣。歡迎參加。

時間：2013 年 10 月 4 日（星期五）晚上 7:00-9:30

地點：台北市金華街 110 號清大月涵堂一樓大堂（與金山南路交口）

主辦：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台灣性別人權協會

虎妖婆 Amber Hollibaugh：吉普賽－愛爾蘭混血的前性工作者、亂倫倖存者、窮垃圾白人、女同志性激進份子。但也是獲獎的紀錄片導演、女性主義者、左翼組織者、記者。投身婦女運動、同志運動、工人運動、愛滋運動 40 年

台客妖婆麗君：從 1997 年台北公娼自救會年代便投身妓權運動，16 年來以歌唱、演講、戲劇等文化方式進行社會教育，目前雖癌症纏身卻仍堅持不退。獲瑞士和平組織提名「全球千名婦女角逐諾貝爾和平獎」

雜種妖婆以良子：出身台灣移民日本的家庭，求學過程中經驗族群歧視導致的霸凌。8 年前投入妓運及階級參政運動，發展左翼世界觀。近年下海搞「黃色地下道」，提供底邊族群情色資源及性自主的空間

人妖婆 Leo/Jacqueline：過去一直在香港、中國內地參與勞工運動、性／別平權運動。2010 年起「變身」成為人妖婆賣淫。愛賣淫，愛在賣淫裏找尋性樂趣。現為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研究生

何春蕤（主持）：謝謝大家參與今天晚上很難得的座談。我們的題目「左翼酷兒性工作」結合了三個平常不太會被放在一起的概念。左翼說的是對社會結構基進而徹底的權力分析，酷兒說的是對抗正常化也拒絕教條的情慾立場，性工作說的是高度污名化、被歧視的勞動工作。之所以選這個複合的題目，這和我們擺陣的主角身分有關，美國來的 Amber Hollibaugh 在她 35 年的人生實踐中同時揉合了這三個概念，千萬不要小看她，三樣她都幹過，而且結合得很好，今天機緣巧合，我們把她拉到了台灣，就想設法讓大家有個機會來談談這三個概念的可能結合，所以就有了今天晚上這個很特殊的場子。我們也很榮幸，邀請了幾位台港朋友一起組成今天的論壇，但是由於時間很有

限，個別講者的介紹就請大家看文宣。

我們一直在設想要怎樣描述今天的場子，後來決定用「妖婆」作為主題。妖婆在英文裡就是「女巫」，有點年紀但是毫不從情慾戰場上退卻，而且傳統上幾個妖婆在一個大鍋裡攪攪攪，就會攪出一些不知道是什麼的毒藥或神藥，所以今天這 4 位跟性工作有著很不一樣關係的妖婆引言人同台對話，一定會有很棒的火花。Amber 雖然是外國人，但是很尊老敬賢，她認為日日春的麗君年紀比她大，應該讓麗君先發言，所以我們今天的發言順序會按照年齡來排。大家對麗君應該很熟悉了，在她發言之前會先放一小段三分鐘的公娼抗爭記錄片讓大家看一看。1997 年之前，我們可能只聽說過性工作者的存在，卻不知道性工作者是什麼樣子，但是她們在抗爭中挺身到街頭與臺北市民對話，也讓我們看到了她們的風采。接下來請看很精彩的三分鐘畫面（影片播放）。想要知道麗君的生平嗎？趕快去日日春找完整的書和紀錄片來看。我們現在請麗君發言。

君竺（日日春工作人員）：因為麗君阿姨的發言是我跟她一起準備的，所以我還是多做一些說明。剛才大家看到的這段影片是 1998 年拍的，1997 年陳水扁任臺北市長的時候因為要標榜他的魄力精神而採取掃黃和廢除公娼。剛剛在影片裡大家看到的長頭髮那位就是麗君阿姨，當時她是公娼自救會的副會長，很勇敢的站到西門町的街頭去唱歌，去和路人對話。之所以會放這段影片，是因為我覺得今天現場雖然有一些是十幾年前的老朋友，但我想對很多年輕的朋友來說，廢公娼時你們才 5、6 歲或者更小，我就想讓大家知道，在台灣，「性工作」這個詞其實是麗君阿姨她們在公娼抗爭中打出來的，在這之前，「性工作」這個名詞在台灣是不存在的。麗君阿姨已經 73 歲了，在她那個年代，從娼是個很強大的污名，十幾年前，公娼抗爭的時候她站到第一線去除污名，公娼抗爭結束以後進入日日春，這十幾年來她一直在運動裡努力。其實一開始她也並不是站在第一線的人，是什麼事情讓她敢拿起麥克風站到第一線？在這十幾年的運動裡，她經驗了什麼？她經驗到什麼樣的意義，讓她十幾年都在這裡繼續奮鬥？今天她會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她的心得，先熱烈歡迎麗君阿姨。

麗君：大家好，很開心今天大家來參加這個會，也很歡迎這個外國人來跟我們交流，看得起我們。不過今天我人不太舒服，所以可能沒辦法講太多。說到為什麼我會在當年抗議的時候從最後面走到最前面，其實我以前也沒抗議過，我感覺抗議時站在最後面最安全。不過沒注意前面的人群慢慢往回走，偷偷退，悄悄退，然後我就越走越在前面了（眾笑）。有一次，一個姐妹自殺了，我們拿她死前說話的錄音帶到議會放，我聽了之後覺得這樣不行，我們要出來講，我們真的被政府綁死死。政府跟一些反對的團體說，那些公娼都跟走私槍枝、賣海洛英一樣，我們聽起來，心真的很痛。走私槍難道有執照嗎？賣海洛英難道有執照？可是我們這些公娼是有政府執照的，這哪會一樣？那次聽到那位姐妹在她自殺之前的錄音帶，我就很生氣，我們跑去市政府的大廳請阿扁高抬貴手，他一句「廢娼」就不知道有多少人要自殺了。結果好像是我心臟不太好，就一直喘，警察發現，就要叫救護車，我就想說不用啦，沒什麼事情，結果好像真的昏去，他們就叫救護車送去台大醫院。自從那次以後，我就真的越走越前面，越走越前面，走到最後，真的在第一線了。

在廢娼之前，我們那個年代上班的小姐都會被輕視，但是廢娼之後，有機會去日本開愛滋的會，在那邊認識了一位日本小姐，她戀愛了 6 年，結婚 4 年，離婚後就去表演熱舞，結果男朋友一起下去跟她跳。我就問她說：「老師，你有小孩嗎？」她就說：「我老公又不想要小孩，怎麼可能會有小孩？」我說，「你沒有小孩，你條件那麼好，幹嘛做這種工作？」她說：「做這個有什麼不好？我又沒偷沒搶，吃得飽比較重要，哪有什麼丟臉？」自從那次回來以後，我就想，她都讀書讀那麼多，做這個都不覺得丟臉，不像我們這邊還有一些姐妹有小孩，有幾個小孩要養，而且什麼都不會，只會打掃煮飯而已。這個日本小姐不用養小孩，都沒有覺得丟臉，我養小孩，還有什麼好丟臉的？所以回來以後就越想越放得開。說真的，以前在我們那麼年代，同志都被說得很難聽，但是在公娼抗爭以後，大家都齊聚一堂了，還有一個人問說：「阿姨，如果你兒子是同志，你要怎麼辦？」我就說：「同志就同志，哪有什麼關係！少年人的事情，少年人自己處理。」所以我們人啊，要多認識一些人，才可以看寬一點。

這十幾年我都在日日春，復娼以後 3 年，我去馬偕醫院檢查，醫生說你這已經是惡性末期了，不用看了，但是介紹我去的人就拜託醫生再檢查仔細點，然後下午就照超音波，醫生說先照骨頭，之後意思就是說等死就好了。結果去另一個醫生那邊照，他說：「阿姨你沒怎樣耶。你現在狀態很好啊。」我就想，我現在是要哭還是要笑？明明就說我已經惡性又末期了，還說我沒怎樣！結果照出來的單子送去給醫生，醫生說，「你現在腫瘤已經很大顆了，跟極柑一樣大，不能隨便動，我們要先做化療，做三遍讓它變小再開刀。」之後就總共做了三遍化療才安排開刀。開刀之後，我再檢查，醫生就說沒事情了。從那之後，我就覺得那是佛祖給我的命，不然怎麼可能惡性又末期最後還治得好？真奇怪。我一個朋友的孀孀 37 歲，她有 3 個小孩，她的腫瘤只有兩公分半而已，早我一個禮拜開刀，結果後來死了。我開刀時候她還來看我，她住 4 樓，我住 7 樓，我看到她就哭了，反而對我自己的病沒什麼感覺。我想她才 37 歲而已，而且還有 3 個小孩，真的很可憐，但是也無奈啊。所以對我來說，我今天有這樣子的身體可能是佛祖給我的，佛祖說你還有很多事情沒有做完，你一定要留在這個世界上幫人做事情。我就發誓跟日日春同進同出，就是沒缺席啦。

有人問我說，你這樣每天上電視，如果被你小孩看到怎麼辦？很簡單，我之前就跟他們說：「你們兩個都去學做師傅，我就隨便去飯攤或者是麵攤洗碗，大家能夠吃飽就好了。」可是小孩說就是想讀書啊，要讀書就沒辦法啊，我就只能夠賣身啊，到現在他也沒問我。有人問我怎麼沒跟他說，我又沒瘋，我為什麼要跟他說？如果小孩知道，他就會問我，我再老實回答。如果沒問，就沒問，這樣也不是什麼光榮的事情。我就這樣跟日日春在一起走下去，一走就是 14 年了，結果去年癌症又復發了，一顆大的、兩顆小的。醫生就說大顆的開刀拿出來就好，小顆的不要理它，就做電療跟化療就好。兩個月前，走路就開始不穩不穩，再去給醫生看，醫生問說有效嗎？我說沒效，他說那這樣不行，要照腦，腦照下去之後很多癌細胞都跑到腦袋裡了，頭髮也都掉光光了。好幾個月後有人問我，怎麼把頭髮剃光光了？我又不是神經，幹嘛無聊剃光光？頭髮就自己掉光光，我有什麼辦法！不好意思，我現在頭腦有點問題，有些事情都記得不清楚了。我真的都忘記了，老了都忘了。

君竺：沒關係，阿姨剛剛講的脈絡是我一開始要講的，但是我忘了。其實阿姨現在是乳癌再度復發的狀況，她剛剛說，為什麼十幾年來想要講話？因為在乳癌第一次發現的時候其實是公娼抗爭快要結束的時候，當時我們抗爭一年半才爭到緩衝兩年。在那個抗爭結束，大家都歡欣鼓舞總算靠我們力量爭到了正義可以復業的時候，阿姨發現得了乳癌。聽到她得乳癌，對我們來說非常的震驚，因為她是我們很重要政治啓蒙老師，但是她得了乳癌，可是她說上天很疼她，雖然乳癌發現已經是很末期了，可是經過手術之後她還是挺了下來，所以這個命是佛祖給她的。這個命是佛祖跟她說，要持續繼續的奮戰，要為更多人說話。在場很多一路走來的朋友，我覺得大家都看到這十幾年她實現了她說的：這個抗爭一方面讓她自己帶在身上的性工作污名可以慢慢鬆動，透過跟別的國際小姐的交流，讓她更坦然面對這個身份；另一方面她剛剛也講了一個很重要但沒有講到細節的事情，就是支持我們的人有非常多同志。其實在公娼抗爭以前，她對同性戀也是充滿誤解跟想像，是在抗爭裡面看到這麼多同志一起出來相挺，包括跨性別的朋友和陰性氣質的朋友一起來相挺，才讓她透過互動交流，越來越可以認同接受，包括她的小孩如果是同性戀，她都不覺得有什麼了。另外一個就是，她在公娼抗議完之後變得對社會運動非常投入，我們抗議結束了，她都還打電話跟我說，我看到電視上有無殼蝸牛的遊行，我們要不要去？

麗君：因為我看到電視報導，那些沒房子住的人有的我都有認識，我就騎摩托車去看他們在那邊抗議，好像也很好玩。再來我就想說，很重要的人就是帶我去看病的人，因為我到五六十歲都還不知道怎麼去看醫生，在公娼抗爭中認識的秀蘭雖然抗議才認識但比親姐妹還親，她帶我去看醫生，每天買飯給我吃，就是颱風天她也會來，早餐都會來。我跟她說不用，我叫樓下看護買一碗粥給我就好，因為我吃不下，結果看護頭一次把飯端出來，我看到兩塊傻瓜肉就沒辦法吃，因為我最不喜歡傻瓜肉。你們知道傻瓜肉是什麼嗎？雞胸肉（眾笑）。我最不喜歡雞胸肉，我就跟我小孩說把飯拿走，我不要吃，我要吃我們自己買的。後來秀蘭就說她要買給我吃，我自己親兄妹都沒有這樣做，我這輩子可能沒辦法報答，可能要下輩子才能報答。她甚至還幫我洗身體，我沒生女兒，請看護一天要兩千，沒辦法承擔，我們又不是有錢人，只能請一個禮拜，剩下的都是秀蘭幫我洗，那個時候是六、七月很熱，她還幫我洗身體。如果哪天我發生什麼事情，我就沒辦法說出這件事情，所以只能趁這個機會說出來（眾鼓掌）。

君竺：麗君阿姨用那麼多時間說跟秀蘭阿姨之間很深重的感情，我覺得是要放在一個脈絡裡來看。她們在性工作還非常污名的年代，很多小姐都是被孤立的，小姐不是上班就是回家盡她們做母親的責任，要不是在店裡面就是在去店裡的路上。對她們來說，每天的工作是沒有什麼時間交往的，也有一個非常深重的污名阻隔她們。她們兩個其實是不同店的小姐，可是在抗爭裡面認識了，而在抗爭裡面能有這麼深厚的姐妹之情。這是阿姨覺得非常感動的生命的感情。

何春蕤：好，謝謝麗君和君竺。我們換一個節奏，請美國的這位妖婆 Amber 發言。在籌劃活動給她取中文名字的時候，王蘋和丁乃非嘻嘻哈哈的想了一連串不同的名字，後來決定「虎妖婆」最傳神，因為那種勇敢、那種力量、那

種凶狠、那種絕對不退讓的精神就是 Amber 的特質，所以我們就稱呼她為虎妖婆。請大家歡迎這位經驗很豐富的性工作者。

Amber（何春蕤現場翻譯）：大家好，今天是個重要的日子，因為下午我拜訪了妓權團體日日春，也看到了當年那個偉大的歷史抗爭地點。我做性工作很多年，妓女們所面對的污名和仇恨讓我們很難公開直接談論性工作者的生活以及如何促進改變，但是今天很榮幸，因為我遇見了一群性工作者，她們正在努力建立一個改變性工作者處境的運動。這次相會是我人生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經驗。

我入行的時候很年輕，才 16 歲，家中極度貧困，經常挨餓，沒什麼出路。對於貧窮的階級而言，人生的選擇都是很糟的，所有能做的工作都很糟，很危險，薪水非常非常少。相較起來，性工作也沒多好，但是今天我會說，入行這件事拯救了我，讓我有機會不被困在貧窮中，能夠離開老家，藉著性工作到不同的城鎮裡工作。我的整個家族都很貧窮，家族裡的女人 20 歲就老態龍鍾，生活沈重，看不到未來，我母親唯一指望的未來就是我，她希望我能擁有她除了生命之外沒有能力給我的一切。為了生存，我做過各式各樣工作，非常辛苦，例如採菸草葉的時候，由於葉緣都很鋒利會割破手，煙草葉流出來的汁又會滲入傷口，傷口就不容易痊愈，這種工作既危險又辛苦，錢又很少。然而性工作卻改變了我的未來，因為這是「真正的工作」，需要有專業的技能才能做得好，可是它讓你開始有機會實現生活裡你想要做的其他事情。換句話說，它帶來的不僅僅是污名，也帶來機會改變你在這個世界裡過的生活。我在性工作這行做了很久，加入社會運動時我把這部份生活隱藏起來，我一方面參與改變社會的運動，同時另一方面仍然繼續做性工作。還好當時沒人問我做什麼工作，我也不必說，直到我加入女性主義運動才開始公開講我的女性主義。

進一步參與社會運動後，我逐漸明白為什麼需要在運動裡講述我作為性工作者的人生歷史。作為女同志，作為運動份子，作為激進份子，我開始發現我們必須對話交流人們生活的真實狀況，討論我們如何認識自己活在這世上的意義，然後努力讓世界變得更好。對我而言，性工作的身分讓我可以存活，可以成為進步運動的一份子。要是沒有這個工作，什麼都不可能。在那個時刻，我也有了機會可以面對自己的慾望和我所慾望的對象，我開始明白只有陽剛的 T 才能讓我展示我的情慾，讓我掌握自己的身體。老實說，雖然做了多年性工作，知道怎麼照顧別人的身體，可是我竟然不太知道怎麼照顧自己的身體。我知道性工作者所面對的污名和仇恨使我們必須隱藏自己的生活於秘密中，我加入運動就是希望能夠改變這些，希望我們能夠在生活中公開真實的身分。但是在運動中卻根本無法說出自己的身份，因為我加入的所有運動團體都不認可也不看重性工作者這個身份。運動說要幫助性工作者，要幫助被污名的主題，但是如果你本人就是這種主體，運動好像就有所保留了。因此在運動裡我感到極度的孤單，雖然我加入運動最初的目的就是改變這樣被孤立的狀態，可是在運動中我終究還是孤單的，沒有辦法說出自己的身分。

然而我參與社會運動的經驗提供給我一個本來不可想像的未來。我出身非常貧窮的階級，生在貧困中，本身又是吉普賽混血，被視為低賤的種族，本來是不可能存活的，更不可能有所發展，像我們這樣的人通常要麼早夭，要麼

活在沮喪裡。參加社會運動卻給了我機會去回應這樣的命運。我積極參與和勞工、遊民、愛滋患者、女人、少數民族相關的運動，這些議題對我而言都是很貼身的，因為這些身分在這世界上都活得不太好，可是在運動中仍然很難討論這些議題。其他的運動參與都比較可敬，就算有些情慾的成份，或者有些男同性戀很風流，但是至少他們都被認定是運動的成員。可是性工作者因為無法啟齒談她們的工作，在運動中非常孤獨寂寞。

但是今天在日日春跟公娼姐妹們見面的時候，我感到非常非常榮幸，因為這一群很勇敢的女人用她們的生命改變了台北市討論或者面對性工作時的態度和語言，她們改變了周圍的世界，讓性工作和性勞動得到尊重。日日春姊妹們的努力使我也為我自己的生命史感到驕傲。我不希望性工作者沈寂下來，我希望我們得到尊重，希望我們可以掌握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勞動、以及我們和社區互動的方式。對我而言，這種自主就是尊重和認可。我是情慾主體，也是酷兒主體，更是運動行動者，這些身分缺一不可，而且需要結合在一起，彼此對話。對我而言，這才是改變世界，而改變世界就是我們的首要關切。謝謝大家。

何春蕤：好，謝謝虎妖婆。我們現在轉向另外一位也是很多跨種族經驗的人，就是日日春的工作同仁以良子。

以良子：各位好，今天我想一開始就切入正題。各位曉不曉得現代台灣性交易的關鍵生存條件是什麼？要有什麼樣的做生意條件才會有辦法生存下去？過去是打點警察或者躲警察，我目前的觀察和工作經驗結論是，新的方法就是：能越看不見越好。譬如說不能直接說賣淫，你要說按摩，或者健康會所，這樣就好聽多了。為什麼是這樣？因為現在很多人在中產階級價值影響之下，擔心性工作出現在社區附近會對房價不好，影響教育品質，甚至婚姻關係都有可能被影響。這些因素構成了社會結構讓性產業、性交易必須做透明人，這才是在台灣生存的最關鍵。

2012 年，也就是去年年底，不曉得大家記不記得有一個社會案件，一個傳播業的小姐去接客，然後用藥過量，客人趕快把她丟到有名的黑道白道出了什麼問題都會去那邊處理的慶生醫院，但是已經救不回來。我要針對這個社會事件來深入的問：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是社會問題？還是結構問題？還是她個人問題？我先聲明，這個事件跟國家的法令有關，八大行業的管理雖然法律是說可以性專區自治，但是大家都曉得它就是不能成為合法的管理，以致於很多店都會往娛樂方向去經營，用這樣的產業來迴避掉法律上的代價。相對有資本的人確實會想要往八大行業走，投資者的經驗邏輯來看，至少好看一些，但是酒店執照不容易申請到，你要達到商業管理建築的規範，從消防到面積都有規定。聽起來都很合理，站在性工作者權益上，我們當然也會希望看到這些安全規範，但是這不是一般老百姓或一般老闆可以去申請的，實際上門檻越高，就越限制誰能夠取得，而且這些人並不見得真有心想要好好經營。

傳播業相對簡單很多，雖然也不容易，但是申請執照就簡單許多，業者當然比較願意申請傳播業，越來越多小公司往這方面走。譬如說我們在報章雜誌上面看到，也有模特兒公司、按摩業、養身業另外經營一間傳播公司，裡面

也有傳播小姐。就成本來說，按摩業或者是酒店都有店面，可以讓客人找到地方，經紀人可以在店裡幫助小姐，可是現在傳播業就不需要固定場所，成本上減少很多，但是它同時會帶來問題。本來如果有店面，它就可以透過第三者幫忙過濾哪一些客人是會帶出場的，哪一些只是喝酒的，就算有人要用藥，酒店也會事前用中間的人幫小姐分類；同時，經紀公司也可以分類哪一些小姐不會接 S（帶出場做愛的），哪一些小姐是願意搖趴的。問題是，當空間的條件被抽掉時，怎麼知道誰能做什麼？誰不能做什麼？操作的時候就會發現問題很多。傳播業電話進來，客人跟你約到海產店或者是卡拉 OK 店甚至直接去旅社，第一線的小姐接到的電話可能是不搖趴的，但是客人後來就拿出藥來，或者問有沒有藥可以拿，那壓力就會全部壓縮在第一線工作者身上，面對了接與不接或者要付出什麼樣子的代價的抉擇。

執照的控管，和不景氣下的資本緊縮，都直接影響到酒店的發展。有些就變成傳播業，很多傳播業也越來越跟酒店差不多，甚至傳播小姐的平均年齡比酒店小姐再年輕兩三歲。這群年輕女性為什麼會進入這行？當然就是跟不景氣所形成的貧窮有直接關係。現在的貧窮雖然跟以前的刻苦克難有些不太一樣，但是金融的蓬勃發展跟資訊的取得越來越容易，也使得年輕人更容易在無力消費之下覺得自己貧窮。很多未成年就成家的單親媽媽也要找工作機會，甚至她的工作機會不能只靠自己一技之長養一個人，因為她同時要養家裡的更多人，這種時候就增加第一線工作者的經濟壓力。小姐當然知道酒店就是在賣淫的，傳播業則還有一點模糊，這也是有些小姐進入傳播業的原因。一年前那位傳播小姐為什麼會往生，跟這個遊戲規則機制有直接關聯，當社會容許表裡不一致的性政策，它就導致這樣的壓力和問題落在第一線小姐的身上。而且社會環境容許表裡不一致，也就是社會不能正視性，連我們自己或許都不能坦誠面對自己的性，更別說理解別人的性。我個人時時經驗到，小姐的壓迫離我們好像很遠，可是真實的壓迫也存在；同樣的，同性戀面對的壓迫，對異性戀來說也可以是很遠，難怪那麼多人要鞏固婚姻。我剛才試著說明已經算是性產業階層上比較高檔的社會結構也被綁成那樣，更不要說在這種結構裡相對更基層的底層流鶯，因為她是直接到街頭賣淫，這種賣淫方法在台北市瘋都市更新的時候就很容易受到影響，因為能站的空間越來越少，競爭越來越激烈，再老也要站出來拼生意。現在很多人知道越南妹便宜又大碗，又很敢玩，可是越南妹真的那麼敢玩嗎？據我的理解，一次消費不是只 15 分鐘那種，大概是 2 千到 5 千。同樣情況，酒店小姐包含性交易的價錢從 8 千到 1 萬 8，這個差距還是反映了台灣社會非法空間面對的壓力差距。條件更不好的小姐，或者你老了或者你是東南亞來的小姐，在這種環境裡的處境客源當然也會少，這樣反而迫使小姐冒非法的風險，甘心提供賣點，不然找不到生存點。

講到個人條件位置 and 社會資源的差異，過去日日春運動路徑中還有機緣和身心障礙者及相關的社工、心理教育者一起來發展協同方案。譬如說 2006 年夏林清老師跟幾位輔大同學，其中有一個盲人的工作者，他本來是半盲，知道盲人的情慾有多害臊又多寂寞，當時幾個小團體就封閉性的進行了 A 片導讀，因為他們需要人告訴他情節，他看不到畫面，但他也很想要有這樣的機會去聽。我們也辦了一個具體的紀錄片影展，其中一部片子是韓國情慾身心障礙主題的紀錄片，叫「尋找粉紅天堂」，當初有認識一些社工，也有一些身

心障礙者跑出來想看紀錄片，這樣的因緣就延續從 2008 年到 2010 年，我們陸續辦論壇。特別是 2010 年的時候，我們比較正式的讓當事人直接說自己的障礙，因為我們好手好腳，我們對身心障礙的認知一片模糊，比較深刻認識身心障礙後才知道障別的複雜性。有現場不同障礙者朋友們在不同的社會條件狀況下現身說明，所以陸續讓我聽到了障礙者的驚扭心情跟家人的辛苦與為難，還有最為社會機構者的尷尬窘境，以及看到階級之間性資源分配的不均。意思就是說，如果你沒權沒錢，按照道理，紓解的管道也是會被剝削。階級還是一個非常關鍵的點，讓我們的運動有困境，很難推動。

如今多數人要國家鞏固婚姻，也把婚姻權作為主要的生涯發展，用這個生涯發展來企圖塑造社會規範與道德。我覺得有一些人的條件套上去剛剛好，可是對窮人或是一出生就不是好手好腳的人來說，那是把他們平常生活的自在空間剝奪了。人們在生活上的自主或者性自主的需求與實踐，資源分配很不均，名藝人小 S 可以公開講自慰，但如果是身心障礙者青少年，她們能不能講她們有性需求？或許可以講，但是很難。

所以我自己 10 年前就開始陸陸續續扮演老娼的角色，講精準一點，比較是情欲資源的仲介者。我在做的有點像水電工，就是在搭建性資源管道的水管，發現這邊跟那邊可以接合，就試看看能不能接起來。如果沒有我這個角色，雖然他們有需求，但是不見得接得起來，我因此扮演了至少三種社會角色，不同的身份。其中一個講得比較白話文一點就是另類老鴇。什麼意思？主流的媒介是用資本邏輯、用利潤來決定小姐如何上工，可是我們的角色比較不一樣，我們認識的比較是中高齡的小姐，她們經濟上還是很苦，另外我也認識四肢不健全或是精神狀況有點怪怪的男性朋友們，我就介紹她們相談。小姐過去片片斷斷接過一些身心障礙的客人，可是她過去沒有跟不是同行的人聊過，我得要讓她知道如何分辨障礙者的朋友損傷到什麼程度，她打手槍或打炮的經驗裡哪種姿勢是他沒辦法做到的。這個得要深入了解，因為它跟保命有關，而且如果我們沒有更精準地進入詳情的話，客人也沒有辦法放鬆。我要有辦法跟小姐講，而小姐需要評估接或不能接。錢也是一個問題，我們要怎樣定價才是對的？意思是說，有一些障礙者打一次炮要花 40 分鐘。難道我們因為跟小姐認識，就要按照另外的價錢算嗎？還是要靠技術專業度來算？這也可以發展一個討論。

第二種身分很難描述。深刻地跟身心障礙者互動 10 年，讓我比較知覺到對他們的政治教育需要持續做。什麼意思？他們連出去外面都需要一堆社會條件堆出來才有辦法，或者家境夠好才能夠出門，那更不要講性了。我覺得每個人在不同的社會經驗成長脈絡裡都會長出自己的欲望投射或異想空間，那是很好，但是我也確實聽了很多故事，有些人確實能夠調整一點，放自己一馬。例如有些人一直覺得自己 175 公分，我就是很想要和我一樣高的女生跟我交往，可是何必呢？搞不好 160 公分的女生就很好了。這種調整不是不能做的，如同身心障礙者一樣，身心障礙因為過去邊緣與弱勢，養成了一種生存上的姿態，包含跟我見面，他們真的是想找小姐還是想跟我聊天？我做老鴇，人人都喜歡我，不喜歡我的小姐，所以對我來講，是比較需要發展出一種聽得懂他們，讓他們能夠進入政治教育的對話。這個工作也不是只有我一個人做，我的朋友李燕跟夏老師一起開過大概 13 個各種不同肢障跟心障者的工作

坊，連續開了 15 個禮拜，中間還帶他們去卡拉 OK 玩，請小姐倒茶，一路用這樣子的方式開小工作坊來讓他們更鬆開。他們有很多種問題，並不是只有性，包含他的家，父母因為辛苦把殘障的小孩養大，非常多擔心，但是對 30 歲的身障者來說就覺得我媽荒謬的不得了。可是這種話不可能直接講，那是傷關係的，畢竟 30 年有 20 年是捧著你長大的，那麼要怎樣進入這樣的關係裡面來告訴媽媽讓家裡空間鬆一點？這個能耐需要的不只是政治教育，真正不夠的是社會空間跟資源。那個資源我不打算跟政府拿，而是跟大家一起來要，是大家一起來掏，看大家有什麼能耐可以提出來。

我的第三種身分比較是激進的社工。過去我們也會接到智能障礙者的機構，就是比較年輕的智能障礙的女生，大約 20 出頭，一來她的障礙程度非常輕微，所以她的基本社會生存能耐跟我們比較沒有機會唸書的人差不多，頂多你會經驗到她難搞而已。她遇到的問題是，因為她們家窮，她媽媽也是做小姐的，但是還要養她幾乎需要長期照顧的奶奶。本來這個女生是給外婆養，等到這個女生 18 歲的時候管不動了，因為年輕人沒有到笨蛋的程度，她當然想要往外跑，交朋友，這很自然，當然奶奶就沒有辦法再照顧。後來她就被安置到社會局，就是民間智能障礙的機構，我跟她聊之後就知道她每天都需要強烈的自慰一小時，當然這對她的婦科器官造成發炎。社工帶她去看精神科，被人家說桃花淫，吃了什麼藥也沒用，那個欲望就還是在。我後來比較有機會認識她，她那生涯發展的欲望沒有辦法在那個機構被滿足，她可以做零工或者是作業員，甚至我認為只要耐心一點的小工廠都可以。但是她關在裡面，周圍都是比她功能更差的朋友，就是智能障礙的朋友，她要怎麼面對她的那些朋友？她當然會焦慮。後來我有機會跟社工員溝通，這個社工員也是蠻好的，不是不能理解自慰，但是婦科問題對作為集體機構管理者而言有困難，所以就會變成一種僵局，叫她不要弄，她還是繼續弄。我後來介入的時候，一來分辨她在集體生活裡有沒有拿起自己的生活責任，我有注意到都是老師幫她擦下面，清潔下面，可是她需要老師幫她洗澡，其實只是她要賴。我進入協調時覺得，如果她的欲望是自慰的話就不要找老師清潔下體，她才比較有經驗怎麼協調她的慾望。然後我協調社工員看有沒有可能直接給她一個自慰的空間，因為她住的地方是四個人一間，她很想叫的時候也不能叫，她想要動作大力一點的時候床會搖，這整個結構讓他的的高潮過程拖得更久。所以我的建議並不是說你們應該如何，而是分析給她聽，在溝通過程裡，她也說有跳蛋，高潮就快很多，現在用寶特瓶就不舒服，所以我直接問機構，願不願意買一個跳蛋給她。這是第三種經驗。

我覺得走到現在，面對台北市萬華區在產業裡面相對比較能夠包容低價基層的性交易城市空間，我期待它至少維持在現在這個狀況。但這個東西不是我發願就可以的，就像我剛才講到，當然也有建商的利益，城市的利益，政府的利益。過去我們比較長期服務的是流鶯，之後我要怎麼經營萬華？這是我現在在籌備的項目，比較在思考一些文化行動。老實說，現在的家已經比以前農村家庭越來越減輕許多功能了，我知道現在還有很多人期待或是現在正在經營婚姻，可是經營婚姻要怎樣讓裡頭的人可以不用都被綁在家內？要怎樣我們的社會空間才能夠一步一步把最頭痛的安養問題，老人生活問題，照顧小孩的資源，甚至是性的問題，都不再全部都扣在家庭內？問題是，這種資源現在除了性場所之外，到底還有什麼空間？哪些人可以跟我們做朋友聯

盟？要如何創造一些機會在體制外社區空間裡？這些都是我在思考的。

何春蕤：好啊，講到最後，大家不能只從產權和地價講都更，而還要想怎麼為底層保留生存和生活方式的空間。好，現在請從香港來的、今天晚上稱呼為 Jacqueline 或 Leo 都可以的人妖婆開講。

Jacqueline：大家好。在我開始講之前，我要向麗君姐還有 Amber 姊姊表示我的尊敬和感謝，因為有她們一代名花前輩在之前的努力，我們現在才可能走在相對來說輕鬆容易的道路上，所以我真的要向她們表示感謝。我是一個人妖婆，一個人妖，一個賣淫的人妖，主要在香港和內地賣淫。剛才麗君姐和 Amber 姊姊講了當年出來賣淫都是為了賺錢，可能我就有點不一樣，賺錢對我來說當然很重要，不能沒有錢，但是我賣淫的原因還有別的。我是香港一間所謂名牌大學出來的，之前曾經做過行政人員，也當過中學的老師，工資都蠻不錯的。在香港，中學老師一份工資你們知道是多少？你們猜猜？（有人回答 4 萬），那麼少啊，那我真的要去賣淫了。其實大概 8 萬塊，這只是起初的工資喔，之後每年都會加薪百分之 5 到 10 左右，賣淫的工資不一定比這個多。我之前也去過一些國際公司工作，大家都知道工資好，待遇也好，所以我做賣淫是有些特別原因的，待會再慢慢跟大家分享。

首先想跟大家講，幾年前我並沒想到會變成人妖，之前也一直在做普通工人，後來有機會進入內地的性工作團體擔任工作人員，很多賣淫的姐妹都說我化了妝很漂亮，叫我去做兩個奶子出來玩玩。我就想說出來玩玩也好，我不清楚究竟小時候會不會想做女的，對我來說有雞巴也好，有奶子也好，都是不錯的選擇。像現在我有雞巴有奶子更好，因為可以做男也可以做女，想玩直男就去勾直男，想玩同性戀就去勾同性戀。女的我就不行了，可是我也跟女的玩過，也有一些女客。

我覺得這幾年最深刻的體驗就是，性為我們帶來的羞恥感太深太重了。我去年接一個男客人，在人妖網站上勾到的，他看了我照片，當然是非常漂亮，就很喜歡我，跟我聊，約了幾次。有天晚上 12 點，他開車來我家樓下接我，之前他跟我說他三十多歲，其實我對三十多歲不太感冒，但我對錢感冒，他開出來的價錢不錯，1200 元，大概是台幣 5000 左右，不錯吧，只要做大概一個多兩個小時。我跟他電話聊天，他的聲音好 man 喔，到樓下一看，留著鬍子，長得不錯，說話聲音非常低沉，雖然不太喜歡，但也覺得不錯了。那時候凌晨 12 點，你知道，人白天是人，晚上是禽獸啦，所以到了晚上，上了車，我的野性無法控制，一上車就抓他雞巴，當時很安靜路上不會危險。哇！抓到都一大團，你要想像這麼 man 的男人，聲音又低沉，然後又大，那肯定很好玩。大部份找我們的妖客，百分之 90 以上就是要我們插他們，可是我天生就是一個大零號，一個女的，根本插不了男人，男人一翹起屁股，我雞巴就軟了。看著這個男人，我也希望這個男人可以把老娘插的死去活來，可是怎麼說呢？在車上當然是勾引，那是很刺激的，有機會你們試試看，然後他在車上非常野性的說，操你啊。這當然是非常興奮的。另外更讓我興奮得小鹿亂撞的是，這個男人非常棒，非常厲害，非常大雞巴，然後去到他家玩口交，幫他弄到硬得不得了，老娘一坐就坐上去，披開頭髮搖了幾下，媽啊！他雞巴軟了下來。那怎麼行啊！人都還沒到高潮耶！雞巴軟了怎麼辦呢？做個人妖賣淫女，面對客人雞巴軟，我怎麼辦啊？我覺得奧斯卡也好，金像獎

也好，真的應該給我們頒一個獎，最佳男主角也好，最佳女主角也好。因為在這個時候我們的戲就要出來了。你要賺客人的錢，客人雞巴軟了，你不能服務，怎麼拿錢啊？所以這個時候老娘身上軟的不行，只能用硬的，靈機一動，天生的賣淫女就來了，用手指捅進去，然後跟他說，操死你，操死你。幾秒鐘他雞巴就站起來又硬了。之前他用老娘的小穴都不太興奮，現在手指插了幾下、嘴巴叫了幾聲操死你操死你，我也儘可能把我沒有的男人都表現出來，然後突然他大叫了一聲，高潮了。你知道他叫什麼嗎？我當時立刻就笑倒了，雖然我已經經驗不少，但還沒聽過這個，他大叫一聲，「下次我異裝跟你玩好不好啊？」你說我呆還不呆啊？他不止要翹起屁股，還要老娘跟他玩拉拉！老娘是妓女耶，你說怎麼行啊？這可嚇到我了。當然我臉不改色的說好啊好啊，下次我們再一起玩，然後幫他擦乾淨，幫他洗澡。但是整個過程裡他一句話都沒跟我講，他的羞恥感非常非常嚴重，嚴重到他根本不能面對自己那一霎那的情慾，這是我印象非常深刻而且也很難受的一點。為什麼會這樣子呢？他其實只是玩一玩，爽了之後為什麼要承受那麼大的內疚感？看都沒看我，錢給我就走了，之後他也不會找我了。雖然我演的那麼精湛，還是不行。為什麼我們的羞恥感在性上面會那麼嚴重呢？

他當然不是唯一一個這樣的客人，可是這種羞恥感對我來說是很嚴重的。以前我們大家對性有期盼，有想像，但究竟自己喜歡怎麼玩，我們自己都不知道。就好像剛才 Amber 姊姊講的，賣淫對我來說其實是打開一個世界，性的世界，而且是個萬花筒，什麼都有。更加奇怪的就是我很興奮，除了賺錢興奮之外，我很期望客人帶給我一個不同的世界，讓我嘗試新的東西，譬如說他要我插他，我就真的開始想像我要怎麼插他。如果你真的要賺客人的錢，你就只能這樣去發掘自己的情慾。我在努力，但現在還不行，我上個禮拜接了一個大概 50 歲胖胖的客人，當然不是老娘的菜，他要我捏他乳頭，我玩過那麼多服務都不知道什麼叫捏乳頭，怎麼捏都捏不到他要的，捏一個乳頭有那麼困難嗎？可是我就是沒辦法做到，幸好那天他工作太累，操了老娘以後就沒力氣玩下去。他還叫我咬他，他告訴我：我這邊的乳頭就是給別人咬斷的。我一摸，真的沒乳頭，我也嚇到了，感覺有點怕，他來咬我的時候，我想，老娘還要做生意，我說你別咬，你咬我就打你了。還好他不咬，他很聽話很乖，沒有咬下去。我到現在還沒搞清楚這個捏乳頭是怎樣的，那是個非常特別非常難得的經驗。

跟不同的男人睡完，會有不同的體驗，跟這些人去玩，其實就真的是打開我另一面的世界。我以前有不少男朋友，帥的也有，但就是沒有跟健身教練玩過，有一天晚上有個客人找我，他也沒跟我說他什麼資料，我打扮得非常漂亮去了之後，打開門看，哇！樣子雖然不算漂亮，40 幾歲的樣子，但是身材凹凸分明，看到這個男人就覺得帥，玩了之後我覺得我應該付他嫖金的，因為根本是他在嫖他，不是他在嫖我啊，但是老娘還是收了他 1200 元。我也有非常年輕的客人，年老的客人，還有我以前沒經歷過的黃金聖水，就是屎尿尿尿啦。好幾個客人都是外表白領斯文，出入高級行政人員的地方，每個月收入幾萬或幾十萬，但是想要喝老娘的尿喔。為了錢，老娘當然願意，反正又不是要我喝他們的尿，有什麼所謂呢。反正他喝尿，我賺到 1200 到 2000 錢，有什麼不好嗎？

我當然也有接過女客人，但是老娘搞不了拉拉，老娘只能搞異性直女。有一個女的 50 多歲找了我好多次，我也把一些拉拉的朋友介紹給她，她是 T，我跟她做不了。後來有一天她來找我，真的蠻刺激的，因為老娘沒見過 B 也沒摸過 B，長那麼大，一輩子看了不少雞巴，B 還真的沒摸過。結果那天我幫她口交，我的雞巴還能硬起來耶！聽男同學說 B 是很臭的，可是聞了一晚也是不錯的啊，怎麼說 B 是臭的呢？為什麼男人都經常這樣說呢？所以真理就是需要去檢驗才知道那些是亂傳的，這是我學到的教訓。跟她玩，我真插不了她，她就叫我再找一個男的一起過來跟她玩，我穿著丁字褲跑到旁邊房間，反正都是賣淫的，我走進去，一對男人在吃飯，我說有女人要找 3P，有沒有人願意？有個男的就說好。那是我第一次玩 3P，也是非常難得的經驗，她給我們一人 1500 塊，還給我小費。非常喜歡這個女客，因為很少男的會給小費，她是唯一一個女的還給小費。這個經驗對我來說是非常難得的。

你每天面對不同客人都會面對不同的經驗，這就打開了一個豐富的世界，這個世界告訴我，不同的性需要都是不一樣的，而且千變萬化，也沒有什麼好或者壞，因為那就是他的需要。很重要的是，我能看到客人真實的情慾，在我們面前，客人表現出來的都是最真實的一面，這一面在他自己女朋友面前，情人面前，不一定能表現出來。像我剛才講的妖客，他能化妝讓女朋友操他嗎？絕對不可以啊。所以這方面我覺得是非常珍貴的。還有，對我來說，自己情慾的開發也是很重要的，我其實以前跟男的玩肛交口交，但是除了這些還有沒有別的呢？我也不知道。根本沒有人跟你講性是怎樣啊！你穿鞋綁鞋帶都有人教，但是性有人教你嗎？沒人告訴你性應該怎麼做，都沒有。

上個月我接了一個妖客，40、50 歲的胖子，看他照片醜到不得了，看到真人還好，他也是開車來樓下接我。其實在出發前我就先看了一些我跟帥哥們玩的照片，希望可以刺激老娘的情慾，跟胖子玩可以開心點，滿足他，賺大錢。去到賓館，開好房間，他問我喜歡怎麼玩，我就忽然脫口而出說：你把我當女人一樣，我就很興奮了。我其實沒有想過我是怎樣，或者為什麼會說這句話，我只能想像他跟他女人玩，我就把自己的印象跟 A 片裡男人跟女人玩的場面對照起來，結果一下子老娘的雞巴就直起來，硬得比他還硬。我問他要不要我操他，這麼難得的機會，我能做到，何樂而不為呢？然後他竟然說：不用啦，我操你吧。不過後來他也沒插我，因為他雞巴沒有老娘的硬。這個經驗我是非常神奇非常驚歎耶！一般來說，我不可能喜歡，可是這個胖子還能把我搞硬，我那一下子真的非常享受跟他玩。而且我也是那天才發現我喜歡跟我玩的對象把我當女人。之後我就跟客人說，你把我當女人一樣，我就會很興奮了，很有效。我非常享受那次經驗，現在還期望他來找我，可是客人都是花心的，跟我一樣，我也很花心的，一個月了他都還沒來找我。

所以開發情慾對我來說也是很重要的，我沒想到從這個工作裡能發現自己的情慾。以前跟男人做，不會想到特別的花樣，但是為了應付客人，為了滿足客人的需要，你必須要開拓自己的情慾，這樣才能賺錢。對我來說，更重要意義是說，除了賺錢之外，我也希望有更多機會去嘗試不同的東西，才可以發現自己更多的內在，特別是性方面，這樣我老死的時候沒有遺憾，我可以玩得很豐富很豐滿，很滿足的去尋找我性的世界。這個性的世界對於很多人來說不一定能找的到，但我踏入賣淫之後，就在這扇門後面找到不同的途徑

去滿足、去發現，這是我覺得很好的一點。有機會我們大家再慢慢交流。謝謝大家。

何春蕤：我一開頭說今天晚上的主題結合了三個不常被放在一起的概念，左翼說是對社會結構激進而徹底的權利分析，酷兒是一個對抗正常化也拒絕教條的情慾立場，性工作高度污名化被輕看的工作。今天晚上 4 位講者都把這 3 條線串聯起來了。下面的時間很有限，但是機會很難得，所以我們現在開放提問。

聽眾 A：請問 Amber，你如何思考「安全性」的問題？

聽眾 B：我想問 Leo，你從事性工作那麼久，是不是曾經有一段時間就是遇到了在某個層次得不到任何愉悅的困頓？就是你在那段時候是放空的，然後就覺得你身體跟精神是非常抽離的？

黃道明：我想問以良子，剛剛講傳播妹和被迫用藥，其實同志的搖頭文化也是被國家管制的，也就是說，公權力可能透過藥物管制來管理性，那能不能請你說一說這兩塊不同的性實踐是不是能連結起來或者有無發展連結的可能性？

何春蕤：好，Leo 你先開始回應吧。

Jacqueline：剛才這個小帥哥說有沒有被操到身體跟精神分離，是嗎？這個情況跟我男朋友玩的時候會多一點，以前他跟你玩玩，他射完就睡了躺一邊，我就真的精神跟肉體分離了，因為我精神還需要，但我肉體沒人滿足了。另外以前跟男朋友在一起的時候，你要遇到非常好的男朋友，你才有滿足的性生活，不然很多賤男人都一樣，就是高潮完就把你丟一邊。我跟客人在一起也不是說每個客人都非常好，但是我遇到的客人都不錯，我甚至遇到一個客人還問：你這樣舒服嗎？你這樣滿足嗎？你這樣爽嗎？老娘的感動真不知道怎麼說，男朋友都沒做到，結果客人做到了。我覺得賣淫跟任何工作一樣，都會有不好的地方跟好的地方，也會有你不滿意的地方跟你滿意的時候。大家都說賣淫不好，也會把一些東西放大來獎，其實任何一種工作都一樣，教授上課也會上到精神跟肉體分離，道理是一樣的。我們可能會從性工作裡面找到樂趣，也可能沒有，只是賺了錢，我們只把它當作一個工作，有人喜歡做，有人不喜歡做，道理都一樣。客人也會有不尊重你的，但是我覺得我遇到的大部份都是尊重我們和我們的 B，這樣我們才能讓他們開心高興。

Amber：性工作者怎麼看待性，那要看她們把它當工作到什麼程度。對我而言，和客人互動，重點不是我的感覺如何，而是客人的感覺，我必須弄清楚怎麼讓他們幻想成真，而不是我自己感覺如何。要是性工作者分不清楚客人的狂想和自己的狂想，搞混了客人的生活世界和自己的生活世界，那她一定沒法做個好性工作者。客人要的是他自己的身體感覺，你的工作則是搞清楚他要的，而不是你自己是否高潮。對性有興趣，當然是性工作者很重要的特質，但是滿足應該是屬於客人的。另外，有關安全性，我在 HIV 和愛滋運動的領域中有 30 年以上的經驗，安全性一直是個不斷討論的問題。大家一說起 HIV 或者相關問題就想到「危險」，可是「安全」本身也是個有問題的概念，因

為在性的事情上，人們很難說真話。當他們沒法承認自己的慾望，必須在對方面前隱藏自己的慾望，這樣就很難達到安全了。安全和性，都需要人們與他人能夠共同溝通自己真正想要的，需要的，然後設法在避免接觸病源的狀況下達成自己的慾望。如果不能真實的對話，就沒辦法達到真正安全的性。

聽眾 C：我想問 Amber，你提到進運動以後沒有辦法像當初想的那樣做自己，就是說運動沒能如實地接納自己是性工作者的身份，那後來在你參與運動的歷程當中，這方面有發生變化嗎？或者你有做一些什麼事情讓你更能夠做自己？還有，你的歷程好像都是加入同志跟愛滋為主的運動，為什麼你沒有去參與性工作者的組織？

Amber：作為運動份子，我在不同場合中遇到的同樣問題就是性工作者所背負的污名。不管我當年加入的運動有多進步，對性工作的議題都有保留。例如女性主義運動對性工作的唯一立場就是從性工作來看女性的壓迫，要談性工作，就只能說女人如何在性工作中受害。如果你要說其實性工作是很有用的而我不覺得以此為恥，那你在運動中就立刻會遭受嚴厲的批評，她們會批判你竟然不覺悟，你受到父權的迫害還替性工作說話。大部份進步運動當時對性工作的態度都是這樣的，性工作組織也很少，基本上 1970 年代以後才在美國出現，組織也很難做，畢竟性工作是非法工作，要把人聚集在一起很難。我早年也做了很多這方面的組織工作，可是主要是以其他運動的成員身分，例如工運成員的身分，來做性工作組織的工作。在工運或女同志運動裡，其實不太能說自己做了十幾年性工作。在工運裡，因為性工作是非法的工作，工會會說沒辦法組織，人家還會反問，如果性工作是工作，那為什麼工會沒去做組織工作？可見得性工作不是工作。如果性工作是女人可以做的，那為什麼女性主義不去組織性工作者？可見得性工作對女人而言不是工作。在進步運動中，這種道德政治是非常常見的。可是我要人們看到，我是女性主義者，也是性工作者；我是女同志，是婆，也是性工作者。這些不同身份是可以連在一起的。後來我在參與運動的生涯中，對我的性工作身份都是極度的公開，因為性工作的組織工作非常重要，而這樣的身分必須被呈現出來。性工作的組織工作對於階級問題，對於女人問題是非常非常核心的。我們的生存，特別是貧窮階級的生存，跟工作有關，跟性有關，跟我們這些很複雜的生活身分都有關。能不能夠讓酷兒或女人說出她們存活的真相，真正承認並認可她們的身分，是每個運動都必須面對的重要立場。

觀眾 D：剛剛以良子講的身心障礙者的性，我覺得還蠻重要的。不曉得您工作過程當中有沒有遇到什麼樣比較大的困難？還有就是對我們一般大眾來說，我們要怎樣對這個議題提供更多幫助？除了讓他們被看到以外，我們還能做些什麼？另外，剛才 Leo 與 Amber 分享的都很精彩，想請問性工作跟伴侶關係要怎麼樣處理？對於另一半，你們處理伴侶關係會不會跟一般大眾有什麼不一樣的狀況？

何春蕤：好，最後就是兩組問題，一組就是請以良子回答有關用藥以及殘障性的問題，然後再請 Leo 和 Amber 來回答伴侶關係和性工作的問題。

以良子：針對黃老師問有關藥物使用的部分，我覺得恰恰好同性戀跟性工作者在有關藥物的公權力部分有那麼一點連結。非法的性工作者同時要面對（不管

是有意還是比較是為了工作所需) 她使用非法藥物, 因此面臨了雙重的污名, 這跟同性戀蠻像的。第二點則是來自於非法藥品作為公權力控管的物質, 小姐或同性戀都會吃官司, 大家應可以理解。為什麼有些藥合法, 其他為什麼會是非法, 這些背後都有經濟的邏輯在裡面。酒店會接一些搖頭客, 主要也是因為台北市的夜店過去本來是容易讓大眾取得非法藥品的據點, 但是後來不管是馬英九當市長還是郝龍斌, 他們對夜店的藥品管制變得蠻嚴格的, 管制之後這個藥可以在哪裡買, 就部分進入了酒店, 因為酒店是固定的隱秘的空間, 風險相對比較低。裡面有些小姐可能入行並不是自願的, 或者因為欠地下錢莊的債, 所以進入八大行業來打工, 小姐遇到這些事情幾乎只能順服, 除非她有辦法跳槽另一家, 很多時候可能沒有太多空間選擇是不是接想用藥的客人。當你接客之後, 自己怎麼拿捏用藥的量也好, 用藥之後的互動也好, 客人用藥放鬆之後可能會藉藥來讓小姐慷慨的再多開放一點, 這種時候小姐自己要怎麼面對? 我覺得這就是公權力對小姐的影響。回到身心障礙的性, 首先, 如果你感興趣的話可以跟我聯絡, 再來, 我覺得真的困難是需要更多人加入這個議題, 因為身心障礙者是無所不在的, 我們日日春不可能獨力做性自理的整個邏輯變革。我可以是推動的人, 但是誰要一起來面對這個邊緣的性, 最大的阻力其實是來自於這一點。

Amber: 有關作為性工作者的個人私密關係, 我必須承認我運氣不錯, 因為在女同志的大家庭裡, 性工作者的身分和愛陽剛 T 的婆身分是可以融合的, 也就是說, 擁有 T 愛人, 跟我做性工作, 可以共存。我也不懂為什麼, 但是在我做性工作的前 20 年, 我當時的伴侶 T 很能了解為什麼我要做這一行, 了解我的工作狀態, 而且了解工作裡面所進行的性, 和我們兩人之間所進行的性, 是兩碼子事。我個人的慾望屬於我自己, 這跟和客人一起時的狀態是不一樣的。如果我的伴侶不能理解這個差別, 那這個關係就沒法維持, 因為伴侶很容易因為你和別人的性親密而感受到威脅, 沒有安全感, 所以當時我一開始就和伴侶開誠布公的說清楚了我的工作性質和狀況, 要是她不能理解, 不能接受, 那我們就不要在一起, 我可不想晚上回家以後還要被審問, 還要解釋自己在外面做了什麼。

Jacqueline: 我覺得親密關係這樣問題也蠻有趣的。對我來說可以反過來說, 我是不是一定要有這個一對一的關係呢? 其實我越來越明白, 我真是一個水性楊花的女人, 你要我一心一意專一的去對一個男人, 我可真不行。我是慢慢越來越認識到這一點。所以問題是, 我們一定要進入到一對一關係, 才能幸福快樂生活嗎? 我賣淫之後就越來越覺得, 這是非常不切實際的夢幻想像。我現在也有固定的性伴侶, 但是他管不了我這方面的事情, 我也不去管他。我當然喜歡他, 有時候我也想要晚上抱他一起睡, 對我來說, 這樣的滿足比我去維持一段關係還要更好, 我以前的經驗就是維持關係不容易, 不是吵就是鬧, 不是傷就是害, 這樣的關係對我來說真的好嗎? 真的滿足到我嗎? 我真不覺得。我反而覺得現在這樣子, 我喜歡, 我可以去找他, 他喜歡, 他有需要, 他可以找我。然後我做我自己的工作, 我就不需要顧忌那麼多。更重要的是, 我明白我不一定需要這種關係。有人可以要這樣的關係, 但這對我來說不是唯一的選擇, 我希望有另外更多的選擇, 這樣會開心一點。謝謝。

何春蕤: 好, 很謝謝台上的 4 位和我們分享她們寶貴的人生與運動經驗, 今天晚

上謝謝大家，也希望大家在左翼性工作的議題上面繼續思考，繼續連結，串聯起各式各樣不尋常但是也不馴服的力量。謝謝大家，謝謝。

逐字稿人員：曾浚赫，整理：何春蕤